

集部

周元公集卷五

吳縣周沈珂編

歷代褒崇

宋嘉定諡濂溪先生議

嘉定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賜諡曰元監司博士謹按諡法主善行德曰元先生博學力行會道有元脉絡貫通上接乎洙泗條理精密下逮乎河洛以元易

名庶幾百世之下知孟氏之後明聖道必自濂溪始

宋追封汝南伯從祀廟庭詔 淳祐元年

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惇頤
真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絶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
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裏渾融使大學中庸語孟之
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觀儒臣
論著啓沃良多今視學有日詔令學宫列諸從祀以
示崇奬之意

元加封為道國公詔 延祐六年

蓋聞孟軻既没道失其傳孔子言湮人自為說諒斯文其未喪有真儒之間生濂溪周惇頥稟元氣之至精紹絶學於獨得圖太極而妙幹萬化著通書而同歸一誠俾聖學燦然復明其休功尚埀不泯朕守繼體貴德尊賢追念前修聿稽彞典已從廟庭之祀盍疏邦國之封於戲霽月光風想清規之如在玄衮赤芾冀寵命之斯承

前明褒崇聖賢優恤子孫

正統元年七月十七日順天府推官徐郁具題伏覩聖朝崇尚聖賢之道推恩及其子孫孔氏宗子承襲封爵其餘子孫皆免差役顏孟之後專設教授以司訓誨俾習仁義道德無墜先業此希世之盛典也及照道國公周惇頤上繼往聖下開來學有功聖門後世是賴雖已從祀廟學子孫亦皆淪雜編民祠墓不免夷圯伏惟皇上大興文治將於變斯民如蒙准言

乞勅該部將聖賢子孫體訪上聞照例優免但一應
正辦雜泛差徭并鹽鈔户口等役盡行蠲免止納糧
一事其糧就納本處官倉免致勞擾有妨學業仍於
本處訪常稔田置買頃畝給與子孫耕贍以永奉祀
其户內子孫令於所在儒學習業擇其才質可用者
量加甄録應有祠墓官為修葺仍於附近民户內僉
點佃户十户掃夫十户門庫六户常川佃掃孔氏子
孫出於曲阜流寓衢州周濂溪生於舂陵塋於九江

朱晦菴貫於婺源産於建陽然雖各處皆有秩載享祀崇奉俱在異省程途遥隔恐歲久子孫畏其遠阻必致怠忽而於報本追遠之誠愈久而愈亡相視如途人焉且有能罄其展修之誠無由得往禮宜定為年例祭謁若子孫或五年一祭十年一謁凡經過府州縣及廵司驛遞等衙門依禮用心供費水陸應付船馬人夫庶使人知君子之澤悠久不替感發興起有補世教則比屋可封之美亦可馴致矣具奏于奉

天門奏奉聖旨說的是六部都察院計議停當來說欽此欽遵行在吏部等部并都察院少保工部尚書吳某等計議合准所言宜從行在户部禮部施行具題八月十五日各官奏奉聖旨欽此欽遵已行移咨到部合行湖廣布政司轉行永州府着落道州將道國周元公祠墓如有損壞就便官為葺理完備仍於附近三丁以下民户照例僉點常川看守以奉香火及備灑掃應有子孫照例優免差役内有聰明俊秀

可教養者不拘名數送赴所在儒學讀書時加用心訓誨務獲成效以繼先業子孫有資質端莊學識可取者有司從實甄錄就撥廩養贍具奏取自上裁毋得怠惰視為泛常及循私不公不加禮優待有負朝廷崇重先賢之恩則罪有所歸也

前明錄周元公子孫

禮部為特恩事景泰六年十一月內該司禮監太監王誠傳奉聖旨周濂溪他有功於世教着禮部取他

嫡長子孫一人來京傳奉到部欽此欽遵禮部補本
覆奏外合行湖廣布政司轉行永州府着落道州官
吏里老人等勘審的實周濂溪嫡長子孫一人作急
以禮起送就彼馳驛赴京毋得稽遲及將同姓疎遠
之人冒送獲罪不便今據湖廣永州府道州起送周
濂溪嫡長子孫周冕到部緣係欽取人數未敢擅便
景泰七年五月二十二日本部官具題奉聖旨照例
着做世襲五經博士欽此欽遵外移咨吏部查得翰

林院設有五經博士欲將周冕填註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仍回原籍湖廣永州府道州以奉祭祀未敢擅便本部官具題奉聖旨是欽此欽遵合劄本官回還湖廣永州府道州奉祀施行歴代褒崇優恤錄用詳載道州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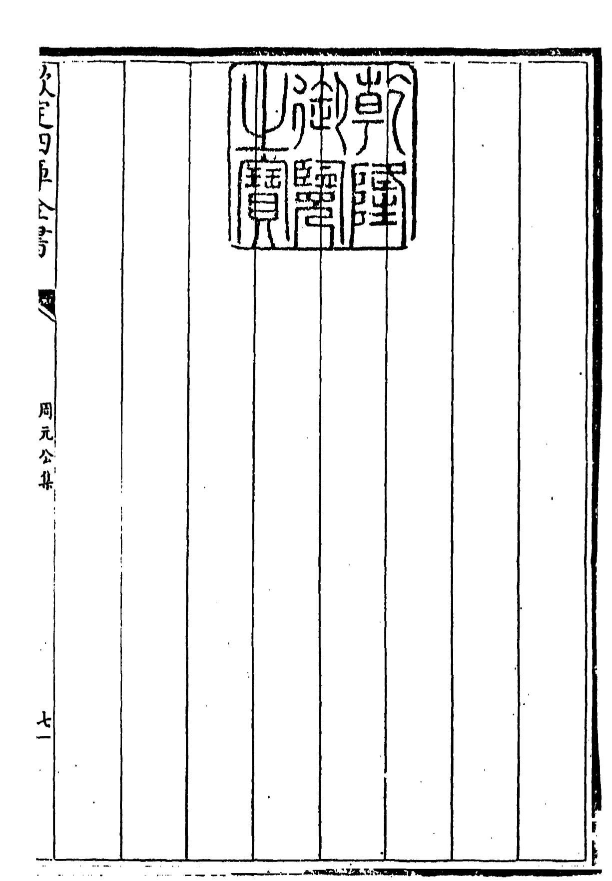
御賜道州書院額

景定四年二月日御賜道州濂溪書院額先是道州守臣楊允恭援九江書院額請于朝上御書道州濂溪書院六大字錫以璽書馳賜之允恭上表謝伏以

星奎啓運洪儒傑出於瀟源雲漢為章緑字煥新於豐宇鸞迴鳳翥魚躍鳶飛臣恭惟我宋之右文乃有臣頤之倡道接孔孟之丕緒闡圖書之正宗睠是舂陵實其鄉國田園數畝元豐之書契尚存林壑一丘治平之題墨猶在況道郡得名之非偶而濂溪為保以至今臣曩職采芹茲叨分竹念書塾之興凡歷幾載荷御扁之賜獨一九江顧惟父母之邦未沐帝王之寵闕然鉅典鬱若輿情不量遠地之微臣妄覬上

天之妙筆奏函朝上宸翰夕頒昭回六字之晶芒鼓舞一方之矜佩玆蓋伏遇皇帝陛下緝熙聖學表章儒先襲前朝之美謚曰元昔舉易名之典屈天子之尊臨于學肇開通祀之儀煥乎麗藻之文賁此維桑之里臣祗承義畫如對龍顏結霧霏煙永作九疑之輝映光風霽月喜同多士之詠歸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允恭惶懼頓首

謹言



周元公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周元公集卷六至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范逢恩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溫汝适

謄錄監生臣席大賓

周元公集卷六

吳縣周沈珂編

祠堂墓田諸記

濂溪先生祠堂記

胡銓

舂陵太守直閣向公抵書某曰紹興之初予嘗涖茲土壬子春坐諸司誣鑠罷寓豐城僧舍是秋文定胡公自給事中免歸亦館焉得朝夕請益一日謂予濂

溪先生舂陵人也有遺事乎對以未聞後讀河南語錄見程氏淵源自濂溪出乃知先生學極高明因傳通書誠說味于其所不知茲幸復假守視事三日謁先聖畢語儒官生徒先生天下後世標望誠說具在後學獨不知尊仰是大漏典請建祠講堂後三元閣上皆應曰諾夏四月辛卯繪事僝工闔郡鄉化翕然子其記之某謂自頃興法搶攘刺郡者悉為吏牘埋沒至有難如素王之嘆奚暇教化公下車首尊賢崇

雅且懇以誠為言此盛德事某敢以固為辭況伯氏辱知為舊其又奚辭竊聞韓子曰誠者不欺之名程子曰誠者理之實不誠無物言無實也其說始於易成於禮考之曲禮鬼神以誠考之檀弓慎終以誠考之特牲婚禮以誠考之月令工師以誠考之學記教學以誠考之樂記禮經以誠考之祭統祀享以誠考之中庸事親以誠考之大學治天下國家以誠八者一不誠焉皆欺矣大哉誠乎誠非難也至誠之誠難

也夫婦之愚反身可以為誠及其至也雖堯舜之誠
茍卿猶以為偽堯舜豈偽也哉故曰至誠之誠難也
禮至誠有五能盡性也能化也前知如神也無息也
知天地之化育也是皆實理之極不欺於人故能盡
性不欺於物故能化物不欺於神故能如神不欺於
己故能無息不欺於天地故能知天地之化育通書
之作蓋期學者至於是焉耳其云性者剛柔善惡中
而已盡性也云動則變變則化者能化也云寂然不

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如神也云君子乾乾於誠者無息也云乾坤交感化生萬物者知天地之化育也知此五者則知禮之所謂誠矣知禮之所謂誠則知易之所謂誠矣易禮通書其致一也或曰通書敘乾損益動云不息於誠敘家人睽復无妄云无妄則誠是卦皆誠也而漢書又以為易惟乾言誠誠者天之道也然則通書非乎曰否子獨不見夫一六之說乎天以一生水地以六成之一六合而水可見誠

則明明則誠誠明合而道可見古之人蓋以誠配一也言誠而止於天猶知一而不知六也按誠說乾元誠之源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夫乾四德為誠坤屯臨隨无妄革亦四德也不得為誠乎元亨誠之通大有蠱升鼎非誠之通乎利貞誠之復蒙同人大畜離咸恒遯大壯明夷家人蹇萃漸兑渙中孚小過既濟非誠之復乎推此則易非止乾為誠也明矣獨乾言誠者端本之道耳故曰乾元誠之源其旨微哉公

往歲司風憲湖湘戢吏字民民至今思之以不屈權勢落三十年而所養益剛大今復觀象濂溪務實去僞豈徒角空言而已必其由先生之書以明易以合乎曲禮之誠以嚴屏攝合乎檀弓之誠使民送死無憾合乎特牲之誠使民婚姻以禮合乎月令之誠使民器不苦窳合乎學記之誠使民風移俗易合乎樂記之誠使民禮經無僞合乎祭統之誠使民祭思敬合乎中庸之誠使民養思孝合乎大學之誠使吾政

術無頗欺無所不用其誠矣由是而充焉吾知公後日登壇贊元致君堯舜上則盡性也能化也前知如神也無息則久也知天地之化育也宜皆脗合通書之旨視濂溪其無愧焉濂溪諱惇頤姓周氏紹興二十九年五月日記

濂溪先生祠堂記淳熙丙申　朱子

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托於人者或絶或續故其行於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為非人智力

之所能及也夫天高地下而二氣五行紛紜雜揉升降往來於其間其造化發育品物散殊莫不各有同然之理而最大者則仁義禮智之性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倫是已是其周流充塞無所虧間夫豈以古今治亂為存亡者哉然氣之運也則有淳漓判合之不齊人之稟也則有清濁昏明之或異是以道之所托於人而行於世者惟天所畀乃得與焉決非巧智果敢之私所能億度而強探也河圖出而八卦

畫洛書呈而九疇敘孔子於斯文之興喪亦未嘗不推之於天聖人於此其不我欺也審矣若濂溪先生者其天之所畀而得乎斯道之傳者歟不然何以絶之久而續之易晦之甚而明之亟也蓋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不屬更秦及漢歷晉隋唐以至於我有宋聖祖受命五星聚奎實開文明之運然後氣之漓者淳判者合清明之稟得以全付於人而先生出焉不繇師傳黙契道體建圖著書根極領要當時

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於一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於當世有志之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正如出於三代之前者嗚呼盛哉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先生姓周氏諱惇頤字茂叔世家舂陵而老廬山之下因取故里之號以名其川曰濂溪而築室於其上今其遺墟在九江郡治之南十里而其荒蕪不治則有年矣淳熙丙

申令太守潘侯慈明與其通守呂侯勝已始復作堂其處揭以舊名以奉先生之祀而呂侯又以書來屬熹記之熹愚不肖不足以及此獨幸嘗竊有聞於程氏之學者因得伏讀先生之書而親見其為人比年以來屏居無事嘗欲一泛九江入廬阜濯纓此水之上以致高山景行之思而病不能往誠不自意乃今幸甚獲因文字以記姓名於其間也於是竊原先生之道所以得於天而傳諸人者以傳其事如此使後

之君子有以觀考而作興焉是則庶幾乎兩侯之志云爾

永州府學先生祠記　　張栻

零陵守福唐陳公輝下車之明年令信民悦廼思有以發揚前賢遺範貽詔多士他日偕通判州事曾公廸詣郡學顧謂諸生曰永雖小郡而前輩鉅公名德往往辱居之如本朝范忠宣公范内翰公鄒侍郎公皆既建祠於學宫矣惟濂溪周先生嘉祐中嘗倅此

州而獨未有以表出之豈所以為重道崇德示教之意乎於是教授劉安世率諸生造府請就郡學殿宇之東廂門先生祠前通判武岡方公疇以書走九江求先生像于先生諸孫得之陳公命零陵宰髙斾董其事而成之繪像儼然欄楯周密既成屬栻為記栻以晚生屬辭不獲敬誦所聞以廣其意先生諱惇頤字茂叔舂陵人歷官凡九遷至通判永州用呂正獻公薦擢廣南東路轉運使判官改提點刑獄所臨力

行其志晚以病丐分司築居廬山下有溪流其傍名之曰濂故號濂溪先生栻甞聞程公太中倅南安先生為獄掾太中公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果知道者因與為友故明道自十五六時聞先生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伊川年十二三亦受業焉惟二程先生倡明道學論仁義忠信之實著天理時中之妙述帝王治化之源以續孟氏千載不傳之道其所以自得者雖然師友可傳而論其發端實自先

生豈不懿乎先生著通書及拙賦皆行於世而又嘗俾學者求孔顔所樂何事噫以此示人亦可謂深切矣後之登斯祠者覩先生之儀容讀先生之書賦求先生之心真積力久希聖希賢必有得顔子之所樂者矣

道州建先生祠記 淳熙五年 張栻

宋有天下明聖相繼承平日久元氣胥會至昭陵之世盛矣宗工鉅儒磊落相望於是時濂溪先生實出

於春陵焉先生姓周字茂叔晚築廬山之下以濂名其溪故世稱為濂溪先生春陵之人言曰濂溪吾鄉之里名也先生世家其間及寓於他邦而不忘其所自生故亦以是名溪而世或未之知耳惟先生仕不大顯於時其澤不得究施然世之學者攷論師友淵源以孔孟之遺意復明於千載之下實自先生發其端由是推之則先生之澤其何有窮哉蓋自孔孟没而其微言僅存於簡編更秦火之餘漢世儒者號為

窮經學古不過求於訓詁章句之間其於文義雖不無少有所益然大本之不究聖賢之心鬱而不章而又有顓從事於文辭者其去古益以遠經生文士自岐為二途及夫措之當世施於事為則又出於功利之末智力之所營若無所與於書者於是有異端者乘間而入橫流於中國儒而言道德性命者不入於老則入於釋間有希世傑出之賢攘臂排之而其為說復未足以盡古儒之指歸故不足以抑其瀾而或

反以激其勢嗟乎言學而莫適其序言治而不本於學言道德性命而流入於虛誕吾儒之學其果如是乎哉陵夷至此亦云極矣及吾先生起於遠方乃超然有所自得於其心本乎易之太極中庸之誠以極乎天地萬物之變化其教人使之志伊尹之志學顔子之學推之於治先王之禮樂刑政可舉而行如指諸掌於是河南二程先生兄弟從而得其說推明究極之廣大精微殆無餘蘊學者始知夫孔孟之所以

教蓋在此而不在乎他學可以至於聖治不可以不本於學而道德性命初不外乎日用之實其於致知力行具有條理而詖邪淫遁之說皆無以自隱可謂盛矣然則先生發端之功顧不大哉舂陵之學舊有先生祠實紹興某年向侯子忞所建至於今淳熙五年趙侯汝誼以其地之狹也下車之始即議更度之為堂四楹併二程先生之像列於其中規模周密稱其尊事之實既成使來請記栻謂先生之祠凡學皆

當有之豈惟春陵特在春陵尤所當先者趙侯之舉知急務矣故為之論述如此以告後之人四月戊寅承紫郎直寳文閣權發遣静江府兼管内營田事賜紫金魚袋張栻謹記

道州故居先生祠記淳熙七年　　章頴

一元之氣運乎機緘不露之間而自生自色發達萌動有聲者鳴有根者英雖未著形色莫不各具條理及其匪刻雕而衆巧畢陳推其由來不待深智此二

程先生之學所以擴充而益自光大者也程氏之門咸謂程先生兄弟自十五六歲時已有意聖學夫以地之相去南北之遠至其契合心手相授此殆有以推移左右於其中不然則夫自漢唐以來數千百年天之所以用力者猶有幾乎二程先生以所得者曉天下孔孟之教絕而復續沐其涯涘升其堂奧夫豈無有醇疵然淑諸人者深貽之後也遠要亦可謂盛矣由是言之太極一圖不為秘通書四十一章不為

約仲尼顔子樂處一語不為不富也先生故居在營道顈嘗至濂溪之濵見其耕鎑者無慢容講學者有高趣周氏之松楸弗剪焉自郡未新祠守時士人胡元鼎巳近其遺址創舍設象懼其弗社以久也則又謀諸校官與鄉之善士象郡文學何士先連山户曹義太初孟坦中歐陽顔之思益大之言不約而同費弗强而具七月朔始工再浹日而成太守趙公善言聞而嘉之為揭其祠夫舂陵之人其於先生朝夕注

乎心目之間雖弗祠猶敬也況今奠拜之所弗隘而脩容有其地故事郡官以春秋祠既列州序俾弟子員往展謁其先塋因復祠益俾後此者知所景仰以修乎其身而風乎其邦則先生之所以望於後學者已得而學者之於先生豈但斯須之誠而已哉堂暨門為屋二十四楹助費者姓名列之石之左

道州寧遠縣先生祠記嘉定九年　魏了翁

嘉定九年了翁奉使東州為濂溪周先生河南二程

先生請所以易其名者詔下如章十有五年了翁名
還道九江謁先生故宅以元公之命書告後二年道
州寧遠縣令黃大明以書來曰吾聞古之鄉先生歿
而祭于社寧遠雖蕞爾邑而先生之流風未墜不可
以無祠也子也學先生之道而尊其名麗牲有日將
以識里人奉嘗之思子為記之了翁嘗聞人道要有
三曰父曰君曰師無父無生無君無以生無師猶無
生也唐虞三代盛時民生於風氣之未漓又得堯舜

禹湯文武周公為之君師今其法度紀綱猶可槩見大抵合以井收聯以比閭教以庠序導以師長維以諫救攷以德藝無一壤一民不相聯屬焉正歲孟月之吉黨里社營之會無一事一時不相警策焉夫然後教行俗成而君師之分盡迨厲宣幽平已不能如成周之舊仁壽鄙夭民自為之為君師者不及知也矧自是以降乎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當斯時而民之散已二三百年則雖以孔孟之道而無位亦

不能聯屬而維持之然猶不忍吾之同體倀倀然如窮人之無所歸也乃屬其徒類面教之近以淑其國人子弟遠以垂諸天下後世民之久散者固已不能遽返而為士者猶有所屬則斯文不墜以俟後聖猶將有望焉而天未欲平治也雖以孔門弟子一再傳而失之況秦漢而後學殘文闕師異指殊泮渙滋甚董仲舒嘗請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絶其道庶幾統紀可一民知所從而時君不足以行其說

迨其後也才知之士各挾其所溺以行於世不務記覽則淪虛無不為權利則衒詞采至是而不特民散士亦散矣不有先生發太極本然之體明二五所乘之機而示人以日用常行至近至切之理則異端小道將誣民惑世於無所終極又非二程子張子推而大之扶持綿延以開中興諸儒則先生之絕學又將子然孤立矣猗歟盛哉然而至近世朱文公張宣公呂成公諸儒人士又各挾其所以溺於人者溺人而

士之散滋甚記問學之末也今又非聖賢之書而虞
初稗官矣虛無道之害也今又非佛老之初而梵唄
土木矣權利誼之蠹也今又非管晏之遺而錐刀毫
末矣辭章技之小也今又非騷選之文而淫哇淺俚
矣此宜憂世之士所以悼道之湮鬱而慨然有感於
儒先之教象而祠之尸而祝之也然而民既散矣有
士以屬之士既散矣終不可復屬耶有書以屬之天
命流行亘千古如一日先生能見孔孟之心於千五

百年之久先生之書爛如日星家藏而人誦之豈無見先生之心而興起者耶先生初見二程使之求孔顔之所樂他日筆之於書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顔子之所學嗚呼得孔顔之所樂則必不以務記覽工詞章慕虛寂為能也得伊尹之所志則錐刀毫末之得失不足以為欣戚也吾黨之士盍相與懋明此理尚庶幾士有所屬而不至失望焉資政殿大學士前簽書樞密院事魏了翁撰

重建先生祠記

龔維蕃

營道之西距城十八里有水曰濂溪發源於大江源滙為龍湫東流二十里至樓田其鄉曰營樂其保曰濂溪廣横數百畝溪行其中雖大旱不竭周氏家其上即濂溪先生之故居也考其譜牒世居青州遠祖諱崇昌唐永泰中為廉白二州太守因卜居道之寧遠縣大陽村其裔孫諱虞賓有子十二人中子諱從遠始從於此再傳至諫議諱輔成登祥符八年進士

第終賀州桂嶺令沒葬於故居之側半里許累贈諫議大夫諫議生二子長曰礪次則先生先生少孤舅氏龍圖鄭公向篤愛之始冠奏以初秩既長從宦四方嘉祐八年先生自虔移倅永有書與其族叔及諸兄云周興來知安樂喜無盡來春歸鄉即遂拜侍尋移文營道縣云有田若干舊以私具為先塋守者資族子勿預營道給憑文付周興其後先生歸展墓題名於含輝洞云周惇頤區有鄰陳廣蔣瓘歐陽麗治

平四年二月十六日同遊道州含輝洞刻石於洞口是歲神宗登極覃恩遷駕部員外郎加贈父諫議大夫以手劄付兄子仲章令備酒菓香茶詣墳前告聞先生晚歲寓九江愛廬阜之勝築室于溪上命名曰濂溪示不忘本之意其留故居者付仲章及其從弟意先生既沒仲章貧甚元豐三年及七年再析其産鬻於意之子伯順而故宅基尚存伯順死無後其女以其地適何伯瑜生儕儕登第為邕州教官而卒至

淳熙己亥周興與何欲析其產鬩于郡守趙汝誼閱營
道所承永州公牘乃治平印文按驗皆合用先生治
命以田俾守塋者藏其籍於學宮其故宅基尚屬何
氏何氏之孫揖於淳熙十一年以其地歸於意之曾
孫興嗣書於券云興嗣係諫議宗族稟性純慈有志
力教子以紹祖風其宅地與本人住宅相接令願盡
將所承外祖周伯順元承祖諫議住宅祖地從東至
西長五丈就賣與興嗣將來起造祠堂承外氏一派

先魂庶幾亡者於里塾有所依托不絕春秋之奉前此未有先生祠紹興己卯五月太守向子忞始奉祀於州學之稽古閣編修胡公銓記之淳熙己未郡博士鄒蓴遷於敦教堂壬戌太守趙汝誼以其偪仄更剏堂四楹并二程先生像南軒張公為記庚子郡士胡元陽與其鄉人何士先義太初孟坦中歐陽碩之剏舍設像教授章頴為記故居有祠昉乎此距遺址十餘丈中隔小溪卑陋湫隘歲久不復遷至嘉定癸

酉郡守方信儒訪求濂溪之裔得興嗣之子鑰以為學賓丁丑之秋維蕃被命入境延見郡士扣濂溪所向皆言今祠非故基其後訪於鑰盡閲累世契券親至其地質於鄉鄰族黨始得其實溪流清泚地勢平衍岡壠丘阜拱揖環合其左曰龍山右曰豸嶺山川之秀實鍾於是乃鳩工度材一新棟宇命營道尉蔡則董其役經始於是歲十二月落成於明年之三月中為祠宇設先生像其前為堂四楹不侈不陋二齋

旁翼兩廡對峙外為臺門髙與堂稱左右二塾虛明敞潔以延學子又其外為都門繚以垣牆庖爨湢浴罔不畢具環以松竹門外築道屬於山之趾於是規制始備而邦人嚴事之意益虔自先生以故居溪名冠九江之寓守黃太史賦詩謂其用平生所安樂媲水而成名東坡繼有作來者承其誤莫究所從至南軒張公晦菴朱公嘗畧辯證尚書章公來典教質以大富橋記以為此邦自有濂溪然亦弗深考今得其

譜牒契券始究源委當何氏以地歸興嗣頎有建祠之語迄今乃有成則廢興顯晦殆若有數而非偶然者先生之學實嗣洙泗之統傳之伊洛浸以大顯載在方册人知誦習凡轍跡所至今皆有祠而父母之邦先塋所在乃因陋就簡於烝嘗不稱是烏可以已故因其落成述其顛末用登載於樂石文皆從舊不敢增損以没其實庶以傳信俾覽者得詳焉

濂溪故居祠堂記元至正八年　歐陽玄

春陵郡之西距城可十里有鄉曰營樂里曰濂溪周子故居在焉左有山曰龍山其形蜿蜒如龍右有嶺曰豸嶺岩石崟岈其狀若豸中為平田有水逶迤田間澄徹見底即濂水也其居舊制有堂三間門廡稱是堂塑周子之父諫議大夫像居其中周子像居其右側司封郎中壽薇猷閣待制燾之像以次侍坐周子之二子也在宋之代春秋二仲以次丁日守令詣祭聖元崇右濂洛之學追封周子為道國公祀事視

昔加豐而故居湫隘歲久浸弊祭畢飲福守令以下雜列門廡延祐七年邑人熊偉調營道主簿嘗預祭列進里儒唐道舉而勉之曰周子故居淪没弗稱祠祀弗嚴君生其里可坐視乎今以繕脩之責相屬君其勿辭道舉對曰故居方數歲有司輒一脩之因陋就簡飾故為新補罅為完而已吾欲異於是可乎主簿嘉其好義即白之郡侯以公檄獎勵之道舉聚財庀工伐石陶瓦除其旁地斥大舊基崇臺三間立為

專祠以祀周子列先賢碑刻於其側後為重屋上下皆施雙梁如廳事上設諫議像正坐旁設司封嶽獻像坐東西相向下為與祭官止息之所未及落成而道舉即世後三年應詔復作東西序凡十間以畢先志未幾屬邑有警兵事方殷作輟者十餘年至正六年府判吳濬實來訪應詔竟成之應詔感激於是繚以周垣䄠以堅甓丹堊彰施新扁昭揭規制完美百倍於前為屋大小內外以楹計者百四十有奇然後

每歲祀事籩豆有序班次有位陟降有儀徹俎而讌旅酬有所僕從列為咸有芘藾乃介士子浚儀趙君嗣隆奉事狀來請玄記之惟昔商容商之賢人也周武王伐商有天下過其閭而式之史書於册名伯布政南國聽民訟甘棠之下南國之人為詩以相戒曰蔽芾甘棠名伯所茇勿剪勿伐夫商容一代之賢其所居為時君之所敬禮名伯一日之居其所止為邦人之所愛護猶且如是子周子上接孔孟之緒下開

程朱之學有功斯世昭被萬世其故居脩營是固王政之所當先侯度之所當舉然贊府熊君謀於其始通守吳侯濟於厥終唐氏父子實克繼紹是究是圖垂三十年乃底成績其可無記載乎大德丁未戊申間玄從先君子冀國公典教是邦歲祠屢造故居蓋嘗目擊而能言者乃記以授嗣隆俾歸勒之石以勸方來云至正八年歲在戊子九月己酉記

道州濂溪田記 淳熙六年 章頴

郡既為周先生建祠堂南軒張實文記之太守直閣趙公他日曰濂溪有先塋在獨無樵牧之捍乎未幾有民周與何田訟者二十年矣與甲則乙訴與乙則甲訴謂不得直公令有司以案牘來累日吏抱持文書幾不勝至則公一攬睞撫几曰得之矣蓋舊牘乃有濂溪倅永州時公牒云有田若干舊以私具得為先塋守者資族子當勿預苟墻垣固松楸勿翦守者世獲弗易也其後守者㡳周興物故壻人代徙他處

田周與何更有之周則先生之族何乃先生所自出
甥得有舅家田自有法以永州公檄從事則周氏子
固不得有況甥可乎辯晰文書則有營道所給憑文
付周興者用治平新銅符按舊左驗皆合即取田之
非永州文所云者以與何餘即從其初顯因休暇攷
漫齋公其謂若前示所判數百言皆出前後數公意
表即檄營道丞周必端往濂溪以田界近營者田籍
與營道舊文同藏學宮歲以租倉升斗代輸省賦守

塋者李得田耕終年不聞吏呼守眎宜屢且令先生江州後裔亦聞之先生學造太極先其為先冡計宜遠歷百餘年始遇一賢太守過亦難矣哉淳熙六年七月望日南郡章頴記

濂溪小學記 趙櫛夫

出道州城西二十里曰濂溪保元公故居在焉未至十里許兩峰揷地門立甚偉扶輿兩峰間平陸疎林雲巘如畫一水橫陳乃濂溪也溪南為先諫議墓左

龍山右笏嶺祭田在其下元公遺券猶存故居有元
公祠令奉諫議以元公侑環谿數百家皆周氏子孫
率學農圃郡守楊侯嘆曰此非鄭公鄉乎山川如此
何其子孫以鄭公莊也廼命立小學俾知營道縣錢
君寅翁經理之祠右有功德院蓋周氏所為奉浮屠
者於元公家不類宜改院為小學聚周之子孫教焉
議已克合乃易像設而俎豆之去其異言異教而詩
書之為齋二爐亭一水竹扶疏几席静潔足以助發

性靈洗凡滌陋擇端慤士為之師亡幾何已有穎然悟者侯又益喜輟公田若干畝别儲以廩之子使粤之明年辟錢君為屬侯寓書曰吾州濂溪書院既成上灑奎畫以賜參預虞公辱戴筆焉敢以小學記為請幸子勿辭謝不獲竊惟舂陵以道名州而元公於是乎生天所命也今義理之學皆識宗祖而詩禮之教不逮子孫非長民者之責乎古者上自國都下至閭巷莫不有學凡公卿大夫之子與民之俊秀者皆

入學所以發其良知良能而復性焉耳故八歲入小學教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十五入大學教以窮理正心脩已治人之道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以此具也記曰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今之時則過矣然性非自外來也泉養於蒙木進於漸循循焉毋欲速也勉勉焉毋自畫也待其時至氣化心開目明然後精以四書博以六籍易通之誠神幾太極圖之陰陽動靜皆可拾級而進俗學穉

稗也異學蠡騰也惟毋以是先錮其心教可入矣此侯所致意於周之子孫者而子孫之所當自勉也昔余景瞻守劒黄子耕守台皆能扶植先儒之裔然龜山故廬已不能保上蔡之孫至為人所陵夷抑又微矣元公先疇卒無恙谿士而農去本未遠賢守令又從而振德之鋤荒墾良茁穎秀茁安知正考父之後無達人乎政惠有限教思無窮侯睎二公功相近而德則遠矣是宜書侯名允恭長沙人嘗為國子博士

治狀有聞擢持廣東憲節蓋元公補處云

濂溪大富橋記　前　人

道州營道縣西出郭二十里有村曰濂溪樓田保元公故居實在焉未至故居二百餘步有水縈紆隱隱如青羅帶者濂溪也溪之上有小石梁横跨乎青羅帶者大富橋也舊傳元公年十三時釣遊之所其然豈其然耶余攸春陵春秋行釋菜禮每詣故居兒童登斯橋者毋以釣遊藉口盍有得於言外之意云咸

淳丙寅七月

濂溪周氏世業田記

周子恭

濂溪先生祠有祭而無田其嗣孫龔翰林五經博士有爵而無禄永州府知府唐公瑶同知魯公承恩暨通判子恭為之謀得僧寺廢田百四十有八畒請於提學副使應公櫝没入濂溪祠供祭祀且為博士常禄之需名曰世業田而屬記於予予惟濂溪之學以造化為宗以無欲為要在南昌時得暴疾幾殆視其

家止一敝篋錢不滿百嘗以遷擢入京師不可為資則鬻其產以行過潯陽愛廬山之勝築居於溪之上名之曰濂溪遂以歸骨焉是豈惟能忘物尚忘其身豈惟忘其身尚忘其家學而至於忘其身與家又何有於身後之祭不祭與其子孫之禄不禄哉而區區為之謀若此者特以崇德象賢之義報德報功之私無所於寄則藉是以見志可耳乃若效法先生之學以求内有諸已則固自有其處不在乎此也

附錄

江州學濂溪祠記 乾道二年

林栗

始予讀河南程氏兄弟語錄聞茂叔先生道學之懿其後閱蘇端明黃太史所作濂溪詩而想見其為人及來九江前武學博士朱熹元晦自建寧之崇安以書至曰濂溪先生二程之師也身沒而道顯歲久而名尊今營道零陵南安邵陽皆已俎豆泮宮江獨未舉顧非典歟予聞之瞿然適會先生之曾孫直卿來

訪敬請其象與其遺文併通書拙賦而讀之曰此之謂立言者也可無傳乎亟鋻諸板而繪事於學宫使此邦之人知所矜式既成將揭其號乃按其文字考其所謂濂者其音切義訓與廉節之廉異矣廉之訓曰清也儉也有儉斂之義又如堂之有廉箭之有廉截然介辨之義也濂廉同其音似廉而不類又有里叅翻者含鑒翻者其訓曰薄也又曰大水中絶小水出也予異焉曰是安取此問其人曰先生之子求詩

魯直避其從父之諱改焉嗚呼有是哉儒者之學本於文字義訓而謹於正名毫釐之差千里之謬不可忽也東坡云先生本全德廉退乃一隅因拋彭澤米偶似西山夫遂即世世所知以為溪之呼應同柳州柳聊使愚溪愚則固已不足於廉矣又將轉而為濂則由儉以趨薄由清以絕物殆為陳仲子之操乎地以人重人以名高因諱避之訛以成聲畫之舛遂使先生之德與是溪之名俱蒙薄絕之累將非後死者咎

與子是以正之夫山川風氣民之所稟而生也故家遺俗民之所薫而習也先生之道傳於二程其所成就彰矣而廬山之下濂溪之上未有聞焉或由此也夫自今而後吾知九江之士清而不隘儉而不陋辯而不爭嚴而不厲有檢歛之美而不流於薄絶既以獨善其身又思以兼善天下見中庸之門户入誠明之閫與其必自是始矣先生名惇實避英有廟之名改順其官閥行治流風遺書則于蒲左丞所為墓誌

洎諸儒先紀述詳矣左無所贅其辭乾道二年二月二十六日營承議郎權發遣江州軍州事兼管勸農田事長樂林栗記

南康軍新立先生祠記淳熙五年　張栻

淳熙五年秋詔新安朱侯熹起家為南康守越明年三月至官慨然思所以仰稱明天子德音者首以興教善俗為務乃立濂溪周先生祠於學宫以河南二程先生配貽其書友人張栻曰濂溪先生嘗領是邦

祠像之立視他州尤不可以緩子盍為我記其意栻既不克辭則以平日與僚共講者述之以復焉自秦漢以来言治者汨於五伯功利之習求道者淪於異端空虛之説而於先王發政施行之術聖人天理人倫之教莫克推尋而講明之故言治者若無預於學而求道者反不涉於事孔孟之書僅傳而學者莫得其門而入生民不克睹乎三代之盛可勝嘆哉惟先生崛起於千載之後獨得微旨於殘編斷簡之中推

本太極以及乎陰陽五行之流布人物之所以生化於是知人之為至靈而性之為至善萬理有其宗萬事循其則舉而措之則可見先王之所以為治者皆非私智之所出孔孟之意于以復明至於二程先生則又推而極之凡聖人之所教人與學者之所以用工本末始終精析該備於是五伯功利之習無以亂其正異端空虛之說無以申其誣求道者有其序而言治者有所本其有功於前聖而流澤於後世顧不

大矣哉春秋奉嘗編於學校禮則宜之而况此邦嘗
為先生所領之地祠像久焉未設誠缺典也今朱侯
下車未遑他議而首及乎此可謂得為政之本矣詩
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朱侯之所以望於來者豈不
在於斯乎雖然栻猶有說焉蓋自近歲以來先生之
書徧天下士知尊敬講習者寖多而其間未免或失
其旨妄意高遠不由其序游談相夸不踐其實反以
病夫真若是者適為吾道之罪人耳夫惟淳篤慨惻

近思躬履不忽於卑下而審察乎細微是則為不負先生之訓其於孔孟之門牆庶幾乎可以循序而進也此又豈非朱侯所望於來者之意乎

韶州州學濂溪先生祠記 淳熙十年 朱子

秦漢以來道不明於天下而士不知所以為學言天者遺人而無用語人者不及天而無本專下學者不知上達而滯於形器必上達者不務下學而溺於空虛優於治已者或不足以及人而隨世以就功名者

又未必自其本而推之也夫如是是以天理不明而人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人挾其私智以馳騖於一世者不至於老死則不止而終亦莫悟其非也宋興九疑之下舂陵之墟有濂溪先生者作然後天理明而道學之傳復續蓋有以闡夫太極陰陽五行之與而天下之為中正仁義者得以知其所自來言聖學之有要而下學者知勝私復禮之可以馴致於上達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身之可以舉

而措之於天下其所以上接洙泗千嵗之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者脉絡分明而規模宏逺矣是以人欲自是有所制而不得肆異端自是有所避而不得騁蓋自孟氏既沒歴選諸儒授受之次以論其興復開創汎掃平一之功信未有髙焉者也先生熙寧中甞為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而治於韶洗寃澤物其兆足以行矣而以病去乾道庚寅知州事周侯舜元仰止遺烈慨然永懐始作祠堂於州學講堂之東序

而以河南二程先生配焉後十有三年教授廖君德明至視故祠頽已摧剥而香火之奉亦惰弗供乃謀增廣而作新之明年即其故處為屋三楹像設儼然列坐有序月日朔望率諸生拜謁歲春秋釋奠之明日則以三獻之禮禮焉而猶以為未也則又日取三先生之書以授諸生曰熟讀精思而力行之則其進而登此堂也不異乎親炙之矣又明年以書來告曰韶故名郡士多愿慤鮮浮華可與進於善者蓋有張

文獻余襄公之遺風焉然前賢既遠而未有先生君子之教以啓廸於其後雖有名世大賢來官兹地亦未聞有能摳衣請業而得其學之傳者此周侯之所為惓惓焉者而德明所以奉承於後而不敢怠也今既訖事而德明亦將終更以去矣夫子幸而記之一言庶幾乎有以卒成周侯之志是亦德明之願而諸生之幸也廖君嘗以學講於熹者因不復辭而輒為論著先生倡明道學之功以視韶人使因是而知所

以用力之方又記其作興本末如此使來者有考焉

淳熙十年癸卯歲五月丁卯新安朱熹記

邵州州學濂溪先生祠記 紹熙庚申 朱子

邵陽太守東陽潘侯燾以書來曰郡學故有濂溪先生周公之祠蓋治平四年先生以零陵通守來攝邵事而遷其學且屬其友孔公延之記而刻焉其後遷易不常乾道八年乃還故處而始奉先生之祀於其間既又以故府張公九成之學為出於先生也則亦

祠以侑焉於今蓋有年矣熹之始至首稽祀典竊獨惟念先生之學實得孔孟不傳之緒以授河南二程先生而道以大明然自再傳之後則或僅得其彷彿或遂失其本真而不可以若是其班矣乃更闢堂東一室特祀先生以致區區尊嚴道統之意今歲中春釋奠於先聖先師遂命分獻而祝以告焉以吾子之嘗講於其學也敢謁一詞以記之使來者有考而無疑也熹發函三復為之喟然而嘆曰甚矣道之難明

而易晦也自堯舜以至於孔孟上下二千餘年之間蓋亦屢明而屢晦自孟氏以至於周程則其晦者千五百年而其明者不能以百歳也程氏既没誦説滿門而傳之不能無失其不流而為老子釋氏者幾希矣然世亦莫之悟也今濇倈如此乃獨深察而致謹焉道之明也儻庶幾乎雖然先生之精立圖以示先生之藴因圖以發而其所謂無極而太極云者又一圖之綱領所以明夫道之未始有物而實為萬物之

根柢也夫豈以為太極之上復有所謂無極者哉近世讀書不足以識此而或妄議之既以為先生病史氏之傳先生者乃增其語曰自無極而為太極則又無所依據而重以病夫先生故熹嘗欲援故相蘇公請刊國史草頭木脚之比以正其失而恨其力有所不逮也乃今於潘侯之舉而重有感焉是以既叙其事而并附此說以俟後之君子抑潘侯學識之長既足以及此矣則又安知其不遂有以成吾之志也耶

紹熙癸丑冬十月庚申後學朱熹記

南安軍司理廳先生祠堂記咸淳三年　陳宗禮

濂溪先生周元公祠堂無處不有發揮道統之傳而為之紀述者簡編既富矣惟南安秋官廳實先生涖官之所有甘棠遺愛存焉河南二程夫子遵父之命執經問道於斯得舞雩詠歸之趣至今猶可想見於是焉為之祠尤非他處汎泛遥敬之比先是設像於官廨之門外也已不足以揭虔歲久廨圮祠亦荒凉

咸淳三年趙君孟適來守是邦因地懷人欽崇惟謹
廼先革舊廨而新之奉先生像於廨之左昔之頹垣
敗屋轉而大楹傑棟過者起敬善類忻躍乃走千里
請為文以記之竊惟官有冗暇事有精觕世變岐而
二之然有道君子不以此加軒輊也理官以明刑為
職自謂較出入比輕重於法律而性命道德之學為
無預焉間有置心沖漠游意太虛實以察辭稽貌則
鄙之曰是俗塵也是吏職也吾何屑於是惟濂溪先

生以光風霽月之標來任典獄防民之事既不土苴厥職暇則與其徒講求天地萬物混而闢一而萬之理以脉絡乎聖賢千載之傳豈不體用並該本末具舉也乎遠稽正範固未易一一推然庭前之草生意我同水中之蓮淨植我似既無一物非我則居官之際豈肯以人命輕用國法又豈肯上下其手以奉上官喜怒居是官也禮是祠也必盡心焉以廣天地好生之大德則往哲之風可紹而賢太守所以興起墜

典不為無益矣授筆而書何故不肅初鳩工於四月辛未告成於七月庚戌為費十萬錢

廣東憲司先生祠記　蔡抗

昔先師朱文公作濂溪周夫子祠堂記曰高極乎無極太極之妙而不離乎日用之間幽探乎陰陽五行造化之賾而不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大哉言乎所以闡夫子精微之旨揭萬世義理之準也蓋夫子之學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上下與天地同流此

豈淺近者所能窺而其見之行事則謹刑一節尤為深切著明夫明刑以弼五教制政以教祗德自古聖人輕重毫髪必致其謹是因陽舒陰慘仁柔義剛以輔教化之不及而好生之心流行不息同胞同體視之如傷於以全人性之天則於無極太極之本體亦豈有間哉夫子辯分寧不決之獄爭南安非辜之囚所至務以洗寃澤物為已任至於詳刑廣東則仁流益遠矣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聖人法天以政養

萬民肅之以刑此夫子之秋肅夫子之春生也溪
萬仞民死於石為之減硯而著令黄茢張空民死於
瘴為之緩轡而徐行鄉人候吏惟恐奔走馬蹄旗脚
之或後而黠胥惡少則凜凜然如快刀健斧之將加
仁之充廣形著如是夫淳熙間繡使陸公世良因民
之德公也祠于丹荔堂之側有年矣近憲司楊君大
異改祠于相江書院令周侯彌節是邦思甘棠之遺
首訪舊祠吏以廢告侯惻然曰相江之祠學者之通

敬也而所主者教司存之祠官守之常敬也而所主者刑刑教雖一而祠有不同夫豈可廢哉亟命汎掃舊宇而謁至焉又慮規模湫隘不足以揭虔妥靈遂闢地於官治之西偏以庶幾羮墻之思且貽書俾抗記之抗學於朱子者也酌泉知脉元公於抗有罔極之恩誼弗敢辭竊謂元公之祠遍天下而司存一祠侯獨以為不可廢者何哉廣南十四州生民之命所繫也為部使者旦而瞻是祠退閱未決之獄必思夫

子之以剛得中以動而明敢不敬朝夕而瞻是祠退決非辜之囚必思夫子之中正明達燭及微曖敢不敬朔望瞻是祠退而心行乎一路之間必思夫子不憚出入之勤雖荒崖絶島而念慮不可不到也敢不敬祠在是則敬在是敬在是則十四州之民命在是也祠可不復其舊歟此侯之心也嗚呼侯之心非特善一家之學將以開羣心有體有用有微有顯之學也非特為曲江之地將以為天下立心立命之地也

前乎百八十年之既往侯既有以續元公之道後乎千百世之方來必又有以續侯之心相與引之於無窮仁不可勝用矣侯名梅叟元公族孫也學行為世推重近歲以御史經筵名不至改外臺所學所志未易量云

重脩濂溪先生墓記 正德壬申 廖紀

濂溪周先生墓在九江郡南十里許其境最幽勝先生世為湖廣營道人任南康郡守時愛廬山風景不

殊梓里築書院於山之麓時與二程先生講道其間熙寧四年還封僊居縣太君氏鄭母夫人窆於清泉社蓮花之岑越明年先生卒附於夫人之左爰考先生應五星聚奎之運崛起於宋天禧間毅然繼孔孟之緒倡道學之功泄造化之機發聖賢之秘歷吏治之事具載宋嘉定有封前人有錄朱晦菴有記胡五峰有序潘南豐有誌趙清獻公輩有題辭見諸名世大儒手筆居多後學不敢復僭贅也嗚呼遡先生之

墓肇自熙寧六年逮今五百四十餘年此墓委於榛莽謁者多嘆息弘治二年九江前守慈谿童公集石修治聳然可瞻仰正德辛未今守蔚州李公重為繚垣增飭廟守規制雖秩然而墓之礧磈尚鏬馬鬛尚欹埏墜尚有凸凹潴潦芻豢又或漼溉而蹂躪寢奠若此烏足妥先生神靈哉正德壬申春戶部主事靖州宋君來司國計謁文廟之明日往拜先生墓下因覽山川尋故考實謂瞻仰有像展禮有廟脩薦有廚

環衛有垣供祀有田守祀有十三代孫綸者墓猶若此揆先生神靈或未安也由是宋君慨然任起廢之責捐公廩陶甓數萬傭工經營越兩月畢行釋菜禮告成於是䧟者塞缺者完凸凹者夷濯溉蹂躪者瀉而禁種種完固山川改觀足成廟貌而允安先生神靈矣君有謂士有田第未贍厥子孫復劵置墓前田二十畝以贍守祀夫宋君是心也懐賢向道即晦菴朱先生每歷郡縣輒訪先生祠墓汲汲表章而尊崇

之使天下知聖賢道在天地自不少一日忘者歟嗚呼濂溪先生道在萬世崇比闕里亦不為過但世之宦遊者舉因陋就簡習常安故如宋君之注意崇重者能幾何人繼自今始凡讀濂溪先生書仰其人當思踵其迹誦其言當思踐其行窮則身體先生所謂學顏子之學達則力行先生所謂志伊尹之志相與勉之何患聖賢之道不明不行也哉謹書此以告來學云

表崇道學大儒墓祀疏

邵寶

江西等處提刑按察司提督學校副使邵寶奏臣切照九江府德化縣南蓮花峰下有宋儒周惇頤墓其東北數里有濂溪書院亦為惇頤建臣始視學至九江考檢誌傳特詣弔謁見得墓雖僅葺而書院久荒重興慨歎比者知府劉璣高友璣等因分巡僉事王啓等區畫委屬時加修理墓與書院漸次就完又奉巡視都御史林俊行布政使林泮等衆議於湖廣道

州取其裔孫周綸前來守奉三四年間臣屢至弔謁起敬生慕大非舊比蓋聖明崇儒重道化被中外而監司守令奉行惟謹臣竊慶之謹按周惇頥生于有宋上契列聖下啓羣儒語其時貞而復元論其地大而將化開人之功萬世永賴無庸贅述乃若九江之地生寓精神沒藏體魄實與故里相類顧百年以來墓與書院久廢初復而祀不在典誠為未稱惟昔范文正公生於蘇而塟於洛二處皆有祠祀崇名相也

岳武穆王生於相而塟於杭二處皆有祠祀崇名將也我國朝於忠貞勳德禮數加隆至于如此識治君子皆以為當況道學大儒如惇頤者哉惇頤之後稱大儒者曰朱熹貫於婺源産於建陽祠祭之典二處兼舉臣愚竊謂惇頤之於九江如婺如建當比其一令墓與書院既各理如故如蒙聖明重念周氏之學為世宗師表章曠墜實繫觀望乞勅禮部查撿朱熹婺源建陽事例就令書院賜以春秋二祭定式擬祝

行令有司以時行事仍於鄰近無碍田内撥給數十畝以為裔孫守墓之贍非特為一方斯文之觀實天下萬世之幸也臣承乏教事欽承奏勅諭以崇正學為要惟兹祀事實其一端雖懼煩瀆不敢不請臣無任戰慄之至奉聖旨是

崇先賢以勵風教文移　　王　啓

江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分巡湖西道僉事王啓呈照得本職于弘治十五年分巡至九江府據本府呈宋

儒濂溪周元公世家道州因過潯陽愛其山水之勝遂築書堂於廬山之阜今在德化縣五里許山麓有溪發源於蓮花峰下北會於湓浦潔清紺寒先生濯纓而樂之因揭故里之名寓以濂溪之號溪上有池種蓮花而愛之作愛蓮說揭於書堂先生胸次洒落如光風霽月每與河南二程講道其間庭草交翠而發吾與點也之氣象抽關啓鑰默契道體卒孟氏不傳之正學絶而復續至今仰賴然則作太極圖通書

手授二程亦常於此地至於其沒又葬於栗樹嶺下僅去五里許先生之母與其二夫人皆葬其內則先生之竟魄固安于是矣雖極崇奉如孔廟闕里亦不為過夷考載典自宋郡守潘慈明重修書院文公先生為之記及文公守南康先生之子孫自九江府奉愛蓮說墨本于文公則知當時曾有子孫至國朝監察御史徐傑項璁按察司副使焦宏兩次修舉今皆圮壞其子孫亦無一人為守祀事及考其宋道州舊

立書院乃援九江賜額為請今九江反見零落俱無以奉先賢而光世道欲行修理書堂并濯纓愛蓮光霽交翠四亭以致景行之私欲買田數頃或量撥白鹿租穀數百斛請先生子孫一人守祀未敢擅便等因備呈欽差巡撫江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某奉批據呈崇儒重道至意布按掌印會提學議處停當差人賫文湖廣布政司轉查真派子孫勸諭前來同心區處必在優濟繳隨准湖廣布政使司咨據永州

府道州營樂鄉四都里老何添成等呈依會勘得周元公十二代宗子周賢男周綸長孫仕爵仕禄的係真派起送前來遂將德化縣德化鄉一圖民田三十一畝三分陸地六畝一分發給養贍守祀

重脩祠堂增置祭田記　傅楫

明正德辛未春予遊九江之匡廬山父老輩欣欣然指顧曰朕廬而峰者為蓮花峰順峰而嶺者為栗樹嶺賓廬距峰之巔而肖主厥墓者營道周濂溪先生

也窆左母夫人鄭仙居縣君者從遺命也去墓不三十步有祠志銘顛末於祠之下者先生友行潘君興嗣也去祠七里有濂溪不他名而仍營道濂溪者先生不忘故里心也溪上築室榜以濂溪草堂者先生來二程講道處也草堂撰記壽石者南康太守仲晦先生也厥土坂德化縣清泉社隸九江府相遠僅十里許數百年來兵燹繼至朝代交謝有墓無祠有祠無祀有祀無子孫奉守之我國朝相傳一博士公僅

奉守營道祠祀者弘治庚戌浙東童公潮始置祭田越戊午陳公哲增置之髙公友璣亦然癸亥都憲莆田林公俊始東營道博士公求分派為奉守主又明年提學副使錫山邵公寶奏准倒朱仲晦兩下祀事自茲祠有祀有而奉守者兼有之也祠如式祀額羊一豕一春秋行也奉守者為先生十三代孫綸其人也逮今又十年歲有常祀祠守不葺神將何棲奉守有人祀田浸廢額辦胡自間有二三君子雅重懷之

或艱于歲時之不登或阻于去就之靡常或緩于志力之不勇悲夫正德庚午春新安汪公淵來同知府事明年春王公惠以朝覲北上興舉罔克就公一日喟然歎曰我輩學者賴先生指南明道德由禮義牧郡土位大夫此事不為更為何事遽振衣而起相視墓所計工審力附山求材琢石樹墓大書濂溪先生四字刻于上深近寸許復增置祭田如後數址畝於碑之陰殷勤斡旋其間不減家事嗚呼汪公之心其

林邰諸公之盛心乎綸徽記於予予不揣固陋特述父老公論以實之俾後之君子苟克奮起是心者有所考焉

周元公集卷六

周元公集卷七

吳縣周沈珂編

古人詩

和周茂叔席上酬孟翱太博　傅耆

古人務樂善見士即推轂今也多忌才對面遠賢蜀

顏子嘗喜學幽室未偶燭幸會才翹翹深慚識碌碌

升堂聽髙論惟愁日景促經義許叩擊詩章容往復

荷公引重語抉珉變良玉一違几席來羲娥變旮旭遠聞落帽節賓朋相追逐剩摘籬下黄痛飲杯中醁清談巳忘倦佳篇又相朂畢力為徒弟强勉攀髙躅異時公行道其勢不可獨首顧策疲蹇助公施藴蓄舒張太平策散作蒼生福此心荅此惠庶幾不忝辱

題濂溪

潘興嗣

鱗鱗負郭田漸次郊原口其中得清曠貴結林泉友一溪東南來瀲灔翠波走清響動靈粹寒光生户牖

峩峩雙劒峯隱隱挿牛斗疎雲互明晦嵐翠相姸醜

恍疑坐中客即是闕門叟為歌紫芝曲更擊秦人缶

窅然忘得喪形骸與天偶君懷康濟術休光動林藪

得非仁智樂夙分已天有斵鼻固未免安能混真守

歸來治三逕浩歌同五柳皎皎谷中士願言與君壽

慇懃復懇惻雜佩貽瓊玖日暮車馬徒橋横莫回首

贈周茂叔　何平仲

及物人心稱物情更將和氣助春榮智深大易知幽

䪥樂本咸池得正聲竹箭生來元有節氷壺此外更無清幾年天下聞名久今日逢君眼倍明

同周惇頤國愽遊馬祖山　　趙抃

曉出東江向近郊舍車乘棹復登髙虎頭城裏人煌淵馬祖巖前氣象豪下指正聲調玉軫放懷雄辯起雲濤聯鑣歸去尤清樂數里松風聳骨毫

題周茂叔濂溪書堂　　趙抃

吾聞上下泉終與江海會髙哉廬阜間出處濂溪派

清深遠城市潔淨去塵壒毫髮難遁形鬼神縮妖恠

對臨開軒牕勝絶甚圖繪固無風波虞但覺耳目快

琴罇自左右一堂不為泰經史日枕藉一室不為隘

有尊足以奠有魚足以膾飲啜其樂真靜正於俗邁

主人心淵然澄徹一内外本源孕清德遊泳吐嘉話

何當結良朋講習取説兑

茂叔先生濂溪詩呈次元仁弟　蘇軾

世俗眩名實至人疑有無怒移水中蟹愛及屋上烏

坐令此溪水名與先生俱先生本全德廉退乃一隅因抛彭澤米偶似西山夫遂即世所知以為溪之呼先生豈我輩造化乃其徒應同柳州柳聊使愚溪愚

零陵通判廳事後作堂予以康功名之仍賦鄙句

胡寅

政拙催科永陵守實賴賢良相可否邦人復嗣海沂歌倉廪雖空閭里有功臣歸去朝日邊吏闢虛堂得晝眠後園好花初着土前簷新竹已叅天貔貅未飽

軍須急赤子如魚釜中泣若知王業在農桑國勢何勞憂岌岌酒闌四壁讀前碑吏隱猶勝五馬隨千古濂溪周別駕一篇清獻錦江詩此詩年表以為五峯胡宏所作

題濂溪　林焕

我來濂溪拜夫子馬蹄深入一尺雪長嗟豈惟溪泉濂化得草木皆清潔夫子德行萬古師坡云廉退乃一隅有室既樂賦以拙有溪何減名之愚水性本清撓之濁人心本善失則惡安得此泉變作天下雨飲

者猶如夢之覺

乙巳歲除日收茂叔武昌惠書知已赴官零陵

因偶成奉寄三首　蒲宗孟

歲除三十日收得武昌書一紙方寄遠數篇來起予瀟湘流水濶巫峽暮雲疎不得從容去春風正月初

想到零陵日高歌足解顔鄉閭接營道風物近廬山萬石今興廢三亭誰往還不知虞與永二郡孰安閑

地與江淮近鄉人慰久睽重看斑竹淚還聽鷓鴣啼

湘水晴波遠蒼梧霽色低不知春日静何似在濂溪

山北紀行二首　朱子

予以辛丑閏三月二十七日罷南康郡四月六日拜濂溪先生書堂遺像予澄請為諸人説太極圖義先生之曾孫正卿彦卿玄孫濤為設席於光風霽月之亭

北渡石塘橋西訪濂溪宅喬木無遺株虚堂唯四壁竦瞻德容睟跪薦寒流碧㦤矣有斯人渾淪再開闢

平生勞仰止今日登此堂願以圖象意質之巾几傍先生寂無言賤子涕泗滂神聽儻不遺惠我思無疆

題濂溪先生書堂二首　　柴中行

有生同宇宙所欠好江山因自舂陵至留居廬阜間斯文傳墜緒太極妙循環希聖誠何事懷哉伊與顔

出城三四里矯首愜遐觀頓覺市聲絶忻從天宇寛康山書几淨溢浦硯泓寒一誦愛蓮說塵埃百不干

江上懷永倅周茂叔虞部　　任大中

監州永陵去遠日立江千煙浪三湘濶風帆八月寒
不聞求進路只見話休官種竹濂溪上歸因作釣竿

濂溪隱齋　前人

溪遶門流出翠岑主人廉不讓溪深若教變作崇朝
雨天下貪夫洗却心

送永倅周茂叔還居濂溪　前人

君去何人最淚流老翁身獨倚南州隨君不及秋來
鴈直到瀟湘水盡頭

送周茂叔赴合州僉判　前人

一帆風雪別南昌路出涪陵莫恨長綠水泛蓮天與秀蜀中何處不聞香

濂溪謁周虞部　李大臨

簷前翠靄逼廬山門掩寒流盡日閑我亦忘機淡榮利喜君高躅到松關

留題濂溪書堂　度正

千載斯文儻可求暮春春服共行遊向人魚鳥都和

樂滿眼溪山只恁幽

濂溪詩　　黄庭堅

溪毛秀兮水清可飯羮兮濯纓不漁民利兮又何有於名絃琴兮觴酒寫溪聲兮延五老以為壽蟬蛻塵埃兮玉雪自清聽潺湲兮鑑澄明激貪兮敦薄非青蘋白鷗兮誰與同樂津有舟兮池有蓮勝日兮與客就閒人閩箏音兮不知何處散髮醉擊高荷為蓋兮倚芙蓉以當妓霜清水冷兮舟著平沙八方同宇兮雲月

為家懐連城兮佩明月魚鳥親人兮野老同社而爭席白雲蒙頭兮與南山為伍非夫人攘臂兮誰予敢侮

濂溪識行　　魏嗣孫

分得廬山水一溪濂名萬古合昭垂光風霽月依然在肯與人間較盛衰

濂溪雜詠二首　　潘之定

當年太極揭為圖萬有皆生於一無動靜互根誰是

主試於靜處下工夫

濯纓潭上步徜徉手把通書四十章除却誠通與誠復更無一事可商量

愛蓮詩　朱子

聞道移根玉井傍開花十丈是尋常月明露冷無人見獨為先生引興長

遊濂溪辭　鄒旉

度營川之修梁兮遡其瀨而走西路平原之瀰迤兮

容飛蓋而並馳行將半於一舍兮折而涉於荒蹊林漸開而阜斷兮隱約聞乎犬雞亟引鞭而前望兮萃或瓦而或茨逢翁問之奚所兮翁告予以濂溪閔民氏而昔周兮本其系之為誰伊茂叔之故家兮自鼻祖而占兹後昆出於兵燼兮逢掖淪於牛衣諏先生之所後兮已乎莫之知也從先生之已遠兮曷慰乎我之思也雲山矗而崇崇兮豈絶塵之姿乎泉不激而泠泠兮抑絃誦之遺乎百世秀而不枯兮豈道之

光輝乎少長羣而不貲兮抑遺俗之未衰乎彷徨乎奚忍偭而去之途日暮兮既去而猶遲遲幸頹垣與敗級兮存故基而未夷還可耕者數畝兮昔帶經之所治森一丘之梧檟兮亦夙昔之所規蓋求其他而弗得兮尚矚此而庶幾惟先生之蚤歲兮逢彼百罹奉親學於渭陽兮仕謀歸而願違故湓江之所築兮忘此溪於門楣何山谷之不審兮指蓮峯而實之病後人之迷益遠兮曰廉與濂義殊而音睽安取廉而

增水兮由媚客而請詩嘻其本之不覩兮宜所言之皆非吾聞南公之語此兮云權與於唐之時元結之剌道兮事率愛奇以𣶏涍與湞汸兮貢九泉而為題道人祖結故智兮溪得名之是依曰義殊而非類兮奚𣶏涍之不疑曰音睽而無取兮湞與直亦參差而不齊故濂者以德而媲水兮遠矣昔人之所貽先生之桑梓兮他寓而是思何以療世之惑兮寄鍼砭於此辭

周元公集卷七

周元公集卷八

吳縣周沈珂編

祭文

墓祭文

孔文仲

嗚呼童蒙之歲隨宦於洪論文之執賢莫如公公年壯盛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皆傾公二永州嘗以旅見公貌雖衰不以憂患主簿江西公使於南視公

如得豈進之貪二十年間再覲長者雖云不屢意則輸寫廬山之麓是曰九江皆非土人來寓其邦此顧彼期終為鄰里如何今歸乃弔公子嗚呼公之平生恥不明時壅培浸灌厥聞大馳有文與學又敏政事絶今乃比伊傅自視出其毫纖以惠百城千里之足尋尺于征民瘵以療自病易州謂宜復騁遽掩一丘公之於人惇篤久長有志無年孰聞不傷况如不肖辱公知厚通家之密中外之舊再拜墓下矢哀以辭

情長韻短續以漣洏

南康祠祭　　朱子

惟先生道學淵懿得傳於天上繼孔顏下啓程氏使當世學者得見聖賢於千載之上如聞其聲如睹其容授受服行措諸事業傳諸永久而不失其正其功烈之盛蓋自孟氏以來未始有也熹欽誦遺編獲啓蒙吝兹焉試郡又得嗣守條教於百有二十餘年之後是用式嚴貌像作廟學宫并以明道先生伊川先

生配神從享惟先生之靈實鑒臨之謹告

潭州遣祭　　朱子

維紹熙五年歲次甲寅八月己丑朔二十有八日丙辰朝散郎秘閣修撰權發遣潭州軍州兼管内勸農營田事主管荆湖南路安撫司公事馬步軍都總管賜紫魚袋朱熹謹遣學生迪功郎道州寧遠縣尉馮允中致祭於濂溪先生周公於皇道體沕穆無窮羲農既遠孔孟為宗秦漢以還名崇實否文字所傳糟

粕而已大賢起之千載一逢兩程之緒自我周翁清瀟之原有巖貎像欲覿無因徒有悵望吏以毁告閔然於衷出金少府往佐其工爰俾諸生敬陳一酹先生臨之有赫無昧尚饗

濂溪祠祭　王啓

洙泗迹逝大義乖違賢哲篤生文明應奎濂水之源一倡月巖之光遂輝意思發洩於庭草道體灼見乎精微闡百代圖書之秘啓千載人心之迷二程從之

道學復恢偉哉有功於聖門来今丕獲乎依歸有祠翼翼享祀維時光霽如在庶以慰吾人仰止之私

濂溪故里祭文　雷　復

生先生之鄉曠望乎百世之下履先生之墓慨慕乎百世之前前乎百世絶學賴先生以繼後乎百世斯文賴先生以傳生意猶存藹藹庭交之草春風尚在亭亭手植之蓮嗚呼廬山蒼蒼九江湯湯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祭道國公文　　符鍾

嗚呼夫子之學誠立明通夫子之政和毅從容以學以政教萬世無窮者夫子之德之功予生千載竊仰高風不圖忝守兹土獲登夫子之堂拜夫子之貌而覩夫子後嗣之雍雍嗚呼乃知聖脉千古攸鍾予生不敏叨此官守恒切衝衝尚賴夫子大啓我聰俾弗迷於政以免夫鰥痌

謁元公祭文　　陳鳳梧

道在天地太和元氣公得其全中正純粹體用一源隱顯無二上探羲農以承洙泗二程授受實大其傳斯文再闢如日中天睠維舂陵公之闕里祠像儼然雲仍伊邇㓜讀圖書長而無似幸叨公鄉領諸教事瞻望光霽五年於兹展謁之始如寐斯蘇愛蓮有亭濂溪有水維公此心千古如是敬采泮芹奠於祠下公其臨之佑兹文化

謁元公祭文

曾承恩

天地之道具於吾心先生先覺覺我後人三代以還道喪文弊或矯矯以立名或栖栖為禄仕或規規乎註疏或嚚嚚然媢世空言濫觴眞道之棄一節雖高於世無濟先生盡傷究其根領愽學力行自我立命道苟可仕不辭蔭補官可濟民甘心書簿久速仕止步趨先師圍範曲成不識不知或者以先生之道在乎太極不知先生道大光明不在於圖而在於躬行有素也不然未能孚於時何以垂於後未能行於人

何以質諸天地觀其吟風弄月優游閒居圖書之秘
易簀方示或又以先生之學由靜入門嗚呼先生終
日行之未見一語於及門之徒夫何言哉先生真獨
得孔氏之傳也夫承恩愚陋竊禄兹土幸登故里實
切瞻依羹牆寤寐川遊雲馳特牲醴酒聊表仰思

謁元公祭文　　周子恭

仰惟先生遯世之聖不由師傳粹然至正仕苟為貧
雖小官有不辭學苟為道雖人不知而無悶道德性

命之藴僅見於圖書而其無言不盡之教卒莫窺其
兆朕從容和緩之色僅覩夫光霽而其行藏屈伸之
妙卒莫測其淵深當是在門惟有二程先生不强人
以未到惟開其説而不竟既而二程有得自稱體貼
尚不歸功於先生之門而況於修飾之士章句之儒
又烏足以知其真乎子恭自幼學道既壯無聞虚負
歲月良愧此生幸而不死之良耿耿猶存數年以來
究先生之歷履探先生之為人而希慕一念若有投

而授之者恭亦不自知其所因也今者拜官在永得踐先生之位巡歴在道復造先生之庭情切瞻仰特致酬薦嗟夫蓮草俱在風月傳神先生之教曷其有罄予恭而苟不惰於向往之志焉往而非先生之所陰佑而默成者哉先生有靈尚鑒斯文

謁元公祭文　唐珏

惟斯文之興喪實與世之汙隆慨微言之既絶紛千載而塵蒙諒有開其必先廼豫徵於星聚繄夫子之

挺生盖早成而默契極精蘊之沉郁肇啓鑰於圖書言有至而弗盡意獨得而有餘若大明之始升夜冥晦而復旦若多途之迷方指大道而羣鄉昔仲尼之真樂惟顏氏其庶幾乃夫子之光霽歷異代而同歸瑤也蚤服膺於聖教幸假守於兹邦覩河洛而思績入魯阜而升堂嗟庭草之已宿覽風月之慨然聊寄辭於一奠邈景行於前賢

謁元公祭文　王宗尹

公之學以無欲為功以無極而太極為宗自修自誠自明自信盖有聖人之德闇然而不欲以自見也是故趙清獻當時名公也猶不能識之於一時伊川及門髙弟也且不能識之於終身其他可知也已昔孔子賛乾之初九曰潛龍勿用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公實有焉宗尹修行矯名淺中揚已不足以議於公之學也然一念不死

嚮往有期神固有知啓我荒迷

謁元公祭文

蕭文佐

竊惟聖賢之生每湏真元之會蓋將以啓時運之隆續道統之墜孔孟既沒聖遠言湮而我元公篤生於舂陵舜塚之墟九嶷峷嵂濂水漪而靈發鄒魯者再見於斯則造化之培其始也有聖之資既孤而依彼龍圖公二十年涵養積盛乃自得師撰圖著書心學是究波衍程朱萬世領袖文佐鑽仰終身竟末之由

然而歷古虔登嶭孤於分寧遵其跡於溢浦則於公授受之次嚴恕之施實垂緒於洪都屬土是故得以竊聞其一二乃今以公之官入公宅里玩月巖味聖泉瞻拜高風似於公有親就之緣噫道本無閒心切追蹤祭拜惓惓願廸顓蒙

謁元公祭文

顔鯨

皇帝即位之二年是為隆慶戊辰慈谿顔鯨視學楚藩以六月庚辰行部至于湖南由永郡竣事趨郴州

道出舂陵謹齋祓用牲釋奠於宋大儒周元公濂溪先生之祠曰於呼先生生千載絶學之後而能超然默契聖人不傳之秘主靜兩言無欲一要直截易簡昭如日星於乎小子乃甘以形骸爾我之私勞勞焉終身戰於煩惱醉夢之場真先生之罪人也修之則吉悖之則凶心為太極汝將焉從聖凡平等天地同宗敬述斯言用告羣蒙而以質夫先生尚饗

謁元公祭文

趙　賢

維萬歷二年歲在甲戌三月丙子朔越二日丁丑廵撫湖廣等處地方兼賛理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後學汝陽趙賢以廵歷至道州敬為牲醴香帛之儀謁奠元公周濂溪先生祠下而致告曰先生生三湘九嶷之間當聖遠言湮之後乃於斯道不由師授獨契本原圖說易通闡幽發秘囿羲文孔顏于百年心法之傳也蓋其所謂豪傑之士士無待而興而其言雖聖人復起不能易者也賢蚤歲讀其書玩其旨而

想見其人餘二十年矣頃有天幸過其故里訪其遺居遡濂溪營水之源覽龍山豸嶺之勝池蓮庭草霽月光風若或親炙之也豈非生平希竒之覯哉顧賢役役焉日從事於口耳之末簿書之煩茫乎此心靡有得也謁先生之祠瞻先生之像猛然有深省焉能無愧乎能無懼乎以先生之靈而鑒於賢一念嚮往之誠亦將有以黙啓之而俾不終自棄已也敬奠先生不勝景仰尚饗

祭文

丁懋儒

維萬歴三年歲次乙亥二月庚午朔越二日辛未湖廣永州府知府丁懋儒謹以香帛之儀致祭於宋濂溪先生周元公之神曰儒生也晚幼承家學周公而上孔子而下布在方册者靡不殫究間入曲阜詣闕里周封孔堂如克見聖經鄒嶧山拜孟祠下而巖巖氣象若酬酢焉先生生於舂陵去中土數千里恨不能至其地以見若曲阜鄒嶧名山大川考斯文之肇

起也客歲補永郡訪故里讀遺集景嚮滋甚積誠既久敢申䖍告儒向有知弱冠後博求佛老之書兀然靜坐窮日夜之力謂庶幾有所啓發然苦空長生皆未免有意則求之先生之言而有悟質之六經孔孟無弗合焉不外人倫日用而通乎性與天道不落言語文字而非遺脫世事不必求諸外物而在我無所不有但當隨處體認而功效自然斷不可誣則先生之誨我已非一日深愧夫未之有得也竊怪乎學先

生者高明多求速化沉潛不免牽滯則所以印先生之心飲先生之醇紹先生之統世豈無若人乎儒不能無感於斯惟先生鑒只尚饗

謁元公祭文　何遷

先生之學妙契先天圖書之著大道彰焉以繼往聖以開後賢渾淪再闢永衍正傳廬山之麓祠墓森然春秋祗薦儀典相沿夙志聖學仰慕有年茲倅是郡益激惓惓卜吉展拜蒓陳豆籩誰其配之明道伊川

嗚呼先生往矣神弗俱湮冀牖我明冀鑒我虔尚饗

書院開講祝文　　趙崇憲

孔孟既没天其將喪斯文乎斯文之未喪則我先生發揮講明之功也廬阜之麓濂溪之湄先生之書堂存焉像塑僅設室宇湫隘無以興起士心先生之道殆猶欝而未宣也崇憲忝天子訓辭來守此邦用敢度其堂宇之左偏廣築為學舍二十六區蓋將選邦人之俊秀者朝斯夕斯以茂明先生之業惟先生陰

惠我多士相協厥居克昌斯文豈惟予末學丕遂徯志異時人材輩出將越我國家萬年實嘉賴之

祭文

惟公闡明道學上契古先指授圖書下開統緒功絡六籍名垂兩間體魄攸藏光霽如在兹惟仲春秋薦事有期國典肇稱司存是寄駿奔敢後嚮往彌深

周元公集卷八